

## 缝纫机上的岁月

□陈莹三 文摄



作者母亲九旬高龄，仍在缝纫机前劳作。

母亲家的次卧里，静静伫立着一位沉默的老伙计——一台西湖牌缝纫机。它的漆面早已褪去当年的鲜亮，边角被岁月磨出深浅斑驳的痕迹，皮带换了一轮又一轮，如今系着的不过是一根普通的种田绳，可在我们一家人，尤其母亲心里，它却是最珍贵、最不能舍弃的宝物。细细算来，这台缝纫机，已默默陪着母亲走过五十多个春秋。

早年，村里一户人家从邻村一对哑巴夫妻手里，买回了这台人人羡慕的“稀罕物”。可那家女主人摆弄来摆弄去，总也摸不出门道，机器在她手里，始终像个执拗不听话的孩子。有一回，母亲想把一件衣服裁短，缝一道整齐的底边，便上门央求她帮忙踩几针。谁知对方一听，摇头摆手，说换线不熟，手艺也生，索性让母亲自己去摆弄。

没过多久，那女主人竟主动找上门，笑着对母亲说：“阿姐，你家里人多，脑子活络，手也巧，我家那台缝纫机一百元钱卖给你吧。”

母亲听了，又欢喜又着急。那时日子紧巴，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，可想到一家老小穿衣缝补样样离不开针线，实在实用，母亲咬咬牙应下，省吃俭用，从牙缝里一点点攒，一分分凑，终于把这台缝纫机接回了家。

买回缝纫机那天，母亲双手抚摸着机头，像得了件稀世珍宝，眉眼间都是藏不住的欢喜。起初她还不懂操作，便一点点摸索，慢慢学着走线、换梭芯，耐心等待每一个零件、每一道工序，不急不躁，渐渐与这台老机器心意相通。

最先做的，是给我们缝鞋垫。母亲把积攒的碎布一块块拼叠压实，层层铺得匀整厚实，再坐在缝纫机前细细缝缀。一双双鞋垫针脚细密、平整密实，每一针每一线，都裹着她无声却深沉的疼爱。

后来衣服磨破、开线，母亲便守在缝纫机前，脚踏轻转，针线翻

飞，缝缝补补，把日子里的破损一一抚平。有几年流行给破裤贴布，臀部磨破，她就剪一块椭圆形的布，一圈圈均匀密地缝牢，结实挺括；膝盖处破了洞，她便裁一块长方形布，沿边细细缝制；即便只破一边，她也会在完好的另一只膝盖上对称贴上一块，工整好看，倒像特意做的花样。最让人难忘的，是她把碎布剪成大小一致的菱形，拼缝成一对枕头套，洗净晾在门口的晾衣杆上，风一吹柔软鲜亮，左邻右舍路过，都忍不住夸一句：“阿婶，手真巧。”

日子久了，母亲的手艺愈发娴熟，从补衣到裁衣，从单衣到夹袄，她都能凭着一双巧手，在这台老机器上做出周正合体的衣裳。村里邻居纷纷拿着布料找上门，母亲从不推辞，总是笑着应下，踩着踏板，把一块块零散布料，变成一件件温暖合身的衣物。

这么多年，母亲对这位老伙计格外爱惜。平日里，她总拿一块绒布，蘸少许机油细细擦拭，再用那只随机器带来的小油罐，往缝隙、转轴、衔接处滴上几滴油，细心呵护，从不敷衍。

如今母亲已是九十岁高龄的老人，这台老机器依旧能运转自如，母亲，也依旧是它最默契、最熟练的主人。我们遇到跳针、断线、面线打结等，怎么调都无济于事，母亲只淡淡一句“我来”，指尖轻轻拨弄、微调几下，机器便立刻顺畅。每当她戴上老花镜，端坐机前，原本昏花的眼神骤然清亮起来，整个人也精神起来。随着脚下踏板前后摆动，“嗒嗒嗒”的声响缓缓流淌在整个房间，如清溪潺潺，清脆、平稳、绵长，那是岁月里最温柔动人的旋律。

这台老旧的西湖牌缝纫机，早已融进了寻常日子，融进了半生烟火。它载着母亲的辛劳，缝着一家人的冷暖，把最朴素、最绵长的母爱，一针一线，缝进时光深处。旧机无言，母爱有声，那些细碎又安稳的光阴，便在针脚里缓缓流淌，岁岁绵长。

## 母亲织的毛衣

□毛庆

少年时代的我，夜晚是在一次次停电中度过的，家里常备着手电筒、电池、蜡烛等物件。每次停电时，母亲就让我张开手臂，帮她绕毛线。

绕好的毛线在母亲手里，就变成了一个个圆鼓鼓的线球，结实实的。我也曾偷偷拿起来把玩过。我的很多衣物，都是母亲亲手织的。到了学校，几位小学女老师还总拉着我的衣服，细细研究母亲的织法。

前不久，乘着暖暖的春风，我来到了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海天一洲景区，登上了观光塔。站在东海的高处，仿佛伸手就能触到天上的白云，朵朵层层叠叠，光亮在云间忽明忽暗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了年少时，母亲为我织的那条白色小婚纱裙。

那天，母亲剪掉了最后封口的线头，提起裙子，面朝我温柔地笑着。正是我心心念念的样子：泡泡袖、木耳边、法式拉夫领，后背与裙摆相接处，还缝着一个编织的宽边蝴蝶结，中间缀着一颗黑宝石般的圆纽扣。下身的裙摆，母亲用了镂空的鱼鳞花纹，一条条竖向的毛线纹路将花纹串联起来，每条纹路旁又钩织了两朵五瓣小花，花芯嵌着小小的白色珠子，亮晶晶的。整条裙子上窄下宽，轻盈灵动。母亲常说，织衣服收放针是最难的，收针太多会紧绷难穿，放针太多又不够挺括美观。穿上这条小裙子，我在落地镜前站了许久，左看右看都舍不得挪开。母亲笑着说，我像一尾洁白的小鱼，这样的款式，如今也被叫作鱼尾裙。雪白的婚纱鱼尾裙轻柔如纱，母亲说，这毛线是她和小姨逛遍上海好几家商场才挑到的。这条珍贵的小裙子纯洁如

玉，就像母亲对我的爱。

下班路上，河边的一排杉树遮住了天空，却让我窥见了天边的绚烂。橙与淡蓝交织相融，像极了小时候母亲给我织的那件条纹毛衣，一道橙，一道蓝。

母亲说，整件都是橙色太过耀眼，用淡蓝中和一下，会更耐看。这件毛衣，她只用了最朴素的平针。她说，颜色已经足够丰富，再用复杂的花纹，反而会掩盖条纹本身的清爽，简单一点，反倒更时髦。橙色像跳动的火焰，藏着热情与希望，我想，母亲是希望我永远鲜活明亮，积极向上地生活。母亲赋予我生命，也把温暖织进衣间，这件毛衣，是独属于我的时光印记，伴我勇敢前行。

去年正月初二的清晨，西边的蓝天被白云半掩，霞光漫开，将淡蓝的天空晕染成温柔的湖蓝，光影流转间，我又想起了母亲织的那件背心。

一天放学回家，一件毛茸茸的元宝针湖蓝色背心静静放在床上，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。母亲说，这种毛线在自然光下格外亮眼，很是别致。我把它套在白衬衫外面，立刻拉着父亲拍了照。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在家中的相册里，闲暇时翻起，依旧满心欢喜。直到今天，我依然偏爱湖蓝色的衣物。想来，母亲当年选这颜色，也是盼我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吧。

母亲的毛线针，就像大自然的画笔，织出了如云霞般好看的衣衫，而我，是最幸运的那个人。我穿着这些温暖的衣物，走过岁岁年年。我是行走的时光衣橱，盛满了母亲的爱；云霞为我增色，我为我的母亲喝彩。



AI生成图